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七

宋　李幼武　纂集

謝良佐　上蔡先生

字顯道上蔡人釋褐登第授秦州教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後復去為莞庫以飛語坐係詔獄褫官

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明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見明道受學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明道又謂謝子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憤悱如此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顥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顥道謂之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

胡文定云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

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謝子與伊川别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别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个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个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胡文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

令人做事只要誇耀别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

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羮却去房

裡喫為甚恁地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

余初及第時歳前夢入内廷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

及釋褐時上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

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

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

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

挫折 語錄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曰何以答之曰實向他道在上面做工夫來胡曰如何做工夫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来斬

斷便沒事

或問謝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来漸漸輕至今日䆓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却無健羨底心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曽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壊了二十年

曽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

何處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問當初

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个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

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須有

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

川直是會鍛錬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著工夫也

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又云

舊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 並語録

儒異於禪正在下學處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

無入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

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也折以中道耳㤙因是及中庸

因中有權與取兩者之中之説

進學加功處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要自用法術

乃可得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也富貴

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如禪家透聲色

關切須勉之

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

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萬無見道之理

某緣早親有道復為克己之學遂於世味若存若亡昨

經憂患仕意浸薄矣

學之所貴有諸己為難聞詹君輩勇猛精進殊可喜能

更覷得破一切物累尤佳若覷不破則未論行險僥

倖而氣已弱志已喪矣有志於道者不可不戒真當

朝夕點檢令了了也並手東胡文定

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以是質

於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澠池令来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焞如見顯道試問比來所得如何焞即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甚見得他也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耳記善錄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震自太學與弟子權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甚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

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領其講說已而具飯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與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内外由洒埽應對進退而上達夫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

論語只恁地看 語錄後跋

謝子見河南夫子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悦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論顏子具體而微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壁立萬仞誰敢正覷看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

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孔子云

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

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

上大夫言便誾誾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冕者瞽者見

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

做出來與孟子全別

朱子云先生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

程課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

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甞宰徳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啟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亾自少時妄意為學即頼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

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
泯滅而無傳也

上蔡論語却有啟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然識得理
後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上蔡說孝弟非仁也孔門只說為仁上蔡却說知仁只
要見得此心便以為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為張子韶
子韶一轉而為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
衝突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

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

論語上蔡解極多看得見時他只有一兩个緊要底字

上蔡所見透徹無隔礙處

上蔡說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誦以得之此却是

會讀詩

上蔡語録上卷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

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洒耳

跋語録云先生學於程門篤志力行於諸公間所見最

為超越

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

上蔡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其語雖不能無過然却是確實做工夫來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在矜字曰此說是也然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未去說道理好揚揚地

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来其説亦有差又曰如今人説道愛從高妙處説便入禪去自上蔡以来已然

上蔡大率張皇不妥帖

上蔡觀復齋記中説道理皆是禪學意思觀他説復與伊川異似以静處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儒佛不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此

張南軒云上蔡論語序前面説得甚好但後面説與天

地同流處太多適所以啟學者想像不怗實之心

游酢　廣平先生

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侍臣薦為太學錄除博士擬知河清縣范忠宣守頴昌辟為府教授范再相除太博除齊州僉丁憂服除再調泉州僉上皇即位召還為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主祠知漢陽軍再乞祠後知舒州再知濠州罷歸家寓歷陽宣和五年卒年七十

一

公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名公来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

龜山云伊川稱游君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

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

自幼不羣讀書一過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專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究所

用士論共惜之

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昔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雍雍俯仰之間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

朱子撰祠堂記

公之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

公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

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

伊川曰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温厚又曰游酢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个意思便道中庸矣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同上

呂居仁曰定夫後更學禪大觀間某以書問之云儒道

以為順此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則可以至於聖人佛道去此則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學後又從諸禪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定夫言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佛者自不以為然也

問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朱子曰便是此說中字不著中字之義不如此他說偏字却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偏却不妨如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他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熏炙得甚廣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七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八

宋 李幼武 纂集

楊時 龜山先生文靖公

字中立先世弘農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劒州將樂縣因家焉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户不赴久之調徐州法丁憂服闋改虔州司法改瀏陽宰除荆州教授遷餘杭宰除南京宗博後宰蕭山

主祠差監常州市易務宣和四年以祕書郎召除
邇英殿說書靖康初擢右諫議兼祭酒請閒除徽
猷直學主祠改待制上即位除工侍兼侍講二年
除龍圖直學主祠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

嘉祐中有二程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唱天下而
升堂覩奥號稱高弟在南方則游定夫謝顯道與公
三人是也

初授汀戶不赴杜門種學渟滀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

年燭理精深曉習律令虔州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

宣和間公知時勢將變遂陳政事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金人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城聚歛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怨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

淵聖嗣位公乞對曰上皇引咎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遷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而大臣首為竄亡自全之計陛下何頼焉乞正典刑童貫為三路總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大河天險棄而不守敵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

又上疏畧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

棄之與敵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蘺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非經久之計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復有急召之宜有不應命者不可不慮也傳聞三鎮欲以死拒之今若以兵躡其後使腹背受敵宜可為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況此勁敵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

至噬臍

尋又言聞金人駐兵磁相刼掠無筭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返今挾之而往此叛盟之大者臣謂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其罪而討之師直為壯是舉也直在我矣於是議者不一終失此機會太原諸郡皆告急矣

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

事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邦彦
公言士民出於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
彦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
綱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惟金人是聽此二人者
國人所同棄而敷告中外乃推二人平難和議之功
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上皆
從之
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公言諸生欲忠於朝廷耳

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即定矣上喜曰此無踰卿者乃命兼祭酒

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然致今日之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為邪說之事姑即一二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也克儉于家則竭天下

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為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按此章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難耳而安石獨為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並胡文定撰誌

五峯問此章直似迂闊何故載之文定曰此是取王氏肝心底劊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邪淫遁之辭皆破矣

又言昔神宗不豫哲宗幼冲宣仁聖烈皇后有旨令二王非宣召不得入内時王珪首請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餘人無言者退批聖語在中書仍關實録院衆臣僉書本末詳具不可誣也元祐中蔡確去其黨始造姦謀冀徼後日之福紹聖初惇卞用事欲報復私

偲遂實其說上誣聖母而以大逆之名加王珪以定策之功歸蔡確而已亦與焉此非私於確其實自為因以中傷元祐之人耳今乞陛下索紹聖中所修元祐時政記一一觀㸃以究竟事實昭洗王珪為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冒受封贈之典濫恩所被悉行改正以釋天下憤鬱之氣上乃詔改宣仁聖烈皇后謗史

公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

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喀然不語接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誌

公仁厚寛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為崖異絶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既舉進士得官聞二程之道即往從之學時從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閒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

敢輕自肆也

明道在穎昌時公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喜甚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公公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公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多從佛學獨楊謝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長進

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大抵支離伯淳常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語伊川

胡文定云楊先生却是聰明過人伊川纔舉起新說有害道處楊節節推出来伊川云楊甚煞聰明

吕本中云嘗聞於前輩以為明道温然純粹終身無疾

言遂色先生實似之

上蔡云舊在二程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二人氣象亦相似

南軒云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有儒生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竊佛老之似濟非鞅之術舉世風動雖巨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姦其說一行而天下紛紛多事反理之評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乘卒兆裔夷之禍歿其所致有自來矣先生奏其學繆請追奪

王爵罷去配享雖公之説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論議一正到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之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公師事二程得中庸鳶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為一世儒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劉陽畫像記

胡文定答陳幾叟書曰某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此是他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

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来已是海行㫖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假有論及申屠蟠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其赴召非畏海行㫖揮乃懼天下人在塗炭中而有惻然不忍之心是以不屑去耳

又與宰相書曰楊某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

之者鮮知之者知其大學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浼之上方

嚮意儒學延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

程子勸先生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

要當察此

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

士讀書為學葢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語仲素曰時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

心驗之從容嘿會於燕閒静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

言象意之表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為得今之治經者工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讀書須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求之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為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無偽此則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如象欲使二嫂使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豈容有此

解經欲得理通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曰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直是一个自然之理

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来小民此最為害教而必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在百姓為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並語録）

問龜山何意出來朱子曰他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心也然来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為者只是説没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来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衆鶻突及欽宗即位為諫議大夫因爭配享事為孫仲益所攻孫言楊某曩與蔡京諸子遊今衆議攻京而楊某曰慎毋攻居安京長子攸龜山遂罷下並朱子語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丈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須救得一半此語最當丈定云先生誌銘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當時宰執中若能聽用委直院筆畫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必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懐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慎勿攻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覿人亦不信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来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有首無尾不曽

盡心在上面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康節從頭至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安而成矣如濂溪資稟便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至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

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

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或謂龜山恐不如此曰只論語序可見

龜山天姿高朴實簡易然所見定更不窮究少年未見伊川時先本看莊列等文字後来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来游先生尤甚

胡文定作龜山墓誌云其似柳下惠看来是如此又云

龜山文字却弱似是合下會得易

龜山立言却是有意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

殊不快人意

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

龜山有辨荆公字説三十餘字夫荆公字説其説多矣而止辨三十字何益哉又不去頂門上下一轉語而隨其後屑屑與之辨使其説傳則吾之説不行矣

劉安節

字元承温州人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曁

簿除萊州教未行改河東提學召對擢監察御史除起居郎遷太常少卿責知饒州移宣州政和五年卒年四十九

公天姿近道而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其貌温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有怒色恚辭也

召對便殿公言春宫宜謹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

知饒州州洊飢公至大發廪振之又檄旁郡無過糴軍儲不足他日皆強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宜有相通政應調適緩急耳

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别者老以為吾州自范文正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

大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發廩活之一無失所者

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者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甚力人皆惴恐公獨泰然既而哲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

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間斷矣其與人游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

及其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為不如是則非所謂合内外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

問上蔡曰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荼蘼曰此花只為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八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九

宋　李幼武　纂集

尹焞　和靖先生

字彦明一字徳充其先洛陽人靖康初召到京師懇辭還山詔授和靖處士以榮其歸虜陷洛陽舉家遭禍公獨竄身入蜀居涪陵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説書召力辭七年始就職除祕書郎八年除少

監除直徽猷閣仍説書轉太常少卿權禮侍兼侍
講轉徽猷待制九年觀祠而去十年請老如紹興
居二年歿年七十二
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為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
子先生應進士舉答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
尚可以干禄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
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
知汝以善為養不知汝以禄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

舉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

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焞張繹為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金人陷洛先生之家死于難先生死復蘇竄于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使人來招之先生夜逃去徒步渡渭久之止于涪紹興間上以從臣

薦召之力辭居一年後赴召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上召益急至上前又辭上曰卿尚可辭耶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遂就職

會金議和先生上奏曰本朝兵禍亘古未聞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

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心迎奉梓宫請問諱日為事遂使敵意益驕謂我無人再啟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況先王之禮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信仇敵之詐謀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反兵之義乎又與宰相秦檜書曰金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讐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便為口實要挾侮兵自困自

斃豈忍為此議乎比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金人悔禍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金人謀我欺我之心不言可見天下方望相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

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為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叙於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

正也

先生莊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之四海而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呂稽中撰墓誌

馮忠恕曰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也聖人所為吾當為也詞章云乎哉其要有三一曰玩味諷味言辭研索歸趣以求聖賢用心之精微二曰

涵養涵泳自得緼蓄不燒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於剛大然後爲得也三曰踐履不徒誦其空言要須見之行事躬行之實施於日用形於動静語默開物成務之際不離此道所謂修學如此而已所謂讀書如此而已記善錄序

公問伊川如何是道曰行處是道或問明道如何是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上求

公因蘇眪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言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親切祈寛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諭公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歛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歛更不著得毫髪事非主一而何

公言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謂范曰君看彦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説如此蓋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

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以問伊川伊川聞之公曰心廣體胖偶只有所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著不得

明道嘗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公初聞之以問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公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鍾聲某曰譬如鍾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

涵養

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内為本公獨能力行之公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内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内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説

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伊川遣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公曰某以諸公來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輙為他說萬一有差便不悮他一生伊川頷之

公在瀘州一室名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涪陵所居名習堂取學而時習之義在千福院一室名六有齋取橫渠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

是聖人之言之意

公與張繹同時師事伊川張繹以高識公以篤行俱為所稱

伊川問公與繹尋常見處有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為我言之公曰某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

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得祁寛所語錄

公言某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思叔始見頴悟疏通伊川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伊川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和靖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某每聞先生語言下解悟某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觧悟然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某先生以為然思叔長於為文又善辦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為於世

伊川嘗言晩得二士記善録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徐名度字惇立尹門人問曰某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為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

又語人曰放教虛閑自然見道

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曰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

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

徐度語及蘇氏使民戰栗義問曰如何先生艴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先生曰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朱子云如此便是平日闕却諭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

門人贊曰丕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朱曰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

朱子序曰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

言者夫子教人所以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
廢者也若尹先生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
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先生言行錄序
又曰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
之屋壁以自警戒熹竊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後已
其心炯炯猶若可識捧讀終編恍然自失因以自詔
云
或問朱子以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

守得好他語録中説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𦲷朝廷大字多是門人代作

和靖言經雖以誦説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説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説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請講少開悟啟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此人詩有何好

處陛下看此做甚麽只說得此一語

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

近傍理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个敬字做工

夫終做得成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

伊川先生纔說病便有藥和靖却似合下便把作死馬

醫此道之傳真未易以屬人也

和靖守得緊見得不甚透如俗語說他只抱得个不哭底孩兒

和靖才短只緊守伊川之說（並朱子語）

和靖曰伊川門人馮理字聖先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張繹

字思叔河南壽安人

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

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悦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

歸可從之學無為空祝髮也

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之時從學者甚衆伊川獨許

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

和靖言其與思叔既相友善思叔始見伊川思叔穎悟

疏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先生以族女妻之

甚相敬待學者從之漸衆

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

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朱子曰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朴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

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子之年殆未可量也

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劉質夫張思叔輩又未見有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比之康節橫渠皆不及

馬伸　東平先生

字時中或作時仲時舉東平人弱冠登第晦迹州
縣靖康初以樞臣薦召為監察御史中興初擢殿
中侍御史湖廣路撫諭還臺言執政貶濮州監稅
卒紹興初追贈諫議大夫
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姦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
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
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鋭然為親依之計
至則因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

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

公調成都郫縣丞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公公辭以多弊不可為守問其故公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公至場中則諸邑人紛然矣豈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以蠱訹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

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公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畧無留滯時倉使孫俟按部至境早行見負擔者道傍假寐以待曉怪而問焉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詣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即呼吏書牒薦之即日改秩公常以此語人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靖康初樞密孫傅以卓行薦公中丞秦檜素高其節迎

辟為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

金立張邦昌而去公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同院僉與俱往相顧無一肯公遂以書自抵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此爾而欲吾稱臣耶出即以繳申尚書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祐太后為垂簾計其書略曰相公不幸

迫於強敵使當偽號閤下此時豈以義為可犯君為可忘宗社神靈為可欺所以忍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於已而實存趙以歸耳金人既北相公於義即合憂懼自列於朝上皇子惟康王在外天下所係國統有歸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閤下退就北面之列請歸死有司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今乃謀不出此尚當非據羣心孤疑不知所

謂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狀云伏見金人犯順刼二帝北行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位者自信兵退必能復避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兵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金人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適然後為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

公必無是心但為金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人心未孚一旦喧鬨辜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内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了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不然仲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

王及之言於邦昌以寧德宫府藏所有及池塘魚藕之

利可盡取以資用公復引義白於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今吾君狩猶未出疆天下之人方欲追挽而不可得君之府藏燕遊忍一朝而毀乎

高宗龍飛公撫諭湖廣還將入奏於道中採訪得執政汪黃不法事作彈文方具稿而何兌追及於建康見之曰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公曰彼忌我若未及言而有遷除柰何然吾當有以探之

時方召孫覿謝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覿親草降表極其筆力以媚金人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遂除司農卿公固辭乃繳進彈文執政怒甚搜求無以為罪乃指章中言郤成章上書事郎中官也以為趍向不正遂貶濮州監稅時用事者必欲寘公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惜其去至戚嗟相弔且危之公襆被就道無憂懼色人益歎服公天姿重厚雖勇於為義而恥以釣名

不幸卒為仇陷於死或云王淵屯淮上受黄崟旨加不利於公知與不知莫不痛之

常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

公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公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

尚留東平

胡文定時政論曰仲言汪黄自言官黜爲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還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官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靚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吳給張閤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

共知亦衆所共見當時罷之反以為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捐軀為國之人邪説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

靖康金議立邦昌公抗言於稠人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可緘嘿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秦檜不荅少焉屬稿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檜既為臺長則當列於首以呈檜檜猶豫公帥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始肯書名公遣人疾馳以達於金故秦氏所藏猶云檜筆

也公死檜還自金揚言已功盡取富貴公之子孫漂泊閩中有甥何珫得其元稿累欲上之而其子止之云秦之凶燄其可犯耶紹興乙亥春珫忽夢公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趣使往陳之珫即持其稿以叫閽檜大怒誣以他罪下珫大理竄嶺外未幾檜果殂其家訟寃詔復珫官公之忠績遂得別白

孟厚

字敦夫洛人

和靖云敦夫來從伊川又為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没事生事

一日伊川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来見二公若彦明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

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

使洒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棫邵

溥送焉

侯仲良

字師聖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

人有欲館侯子於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

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

之侯子曰疏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

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為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雅言

胡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某去春自荊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尹和靖曰伊川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

朱子曰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疎略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說侯子論語

周行已

字恭叔永嘉人

自太學蚤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疾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婚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

篤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
其進銳退速每歎惜之
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之又
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和靖偶及之伊川
云此禽獸不若也又曰父母遺體以偶賤倡可乎
謝上蔡云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或問周恭叔
恁地放開如何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
放却忒早

胡文定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私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

王蘋

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平江守臣孫公祐薦其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丐外倅常州奉祠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二紹興二十三年卒

先生資稟精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徼名當世世亦罕知之

為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葢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

楊文靖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

朱震胡安國尹焞皆舉以自代文定論薦尤力謂其學

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李郁　西山先生

字光祖邵武軍光澤縣人元祐黨人深之子游太

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舉遺逸朱異行郡國還

以公名對召對便殿除勅令所删定官旋以憂去

用進書恩改承務郎免喪會秦檜用事遂隱居久

之起家福建帥司幾宜以事忤帥不屈移病告老

二十年辛年六十

龜山既受學於程氏歸以其説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為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公請

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為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取論孟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益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

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忠肅公瓘之
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即妻以女
秦檜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
來讀書其間家亦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
不以為意然一時賢士大夫益高仰之
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
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
而事親極其厚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

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沒識者恨之

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為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為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為可以儌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一 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十

宋　李幼武　纂集

胡安國　武夷先生文定公

字康侯建之崇安人紹聖四年中進士第授常州判官改江陵推未赴如荆門道出江陵帥守監職司一見合奏乞除荆南教授可赴闕除太學錄丐外除提舉湖南學事崇寧五年例罷學事倅成德

軍以舉遺逸獲譴除名大觀四年復官改正元斷

宣和元年提舉江東學事尋掛冠末年侍臣合薦

經學可用吉落致仕除尚書員外郎三辭不允尋

除中舍賜三品服宰臣擠之除殿撰知通州中興

初名為給事中三辭建炎三年再召固辭主祠紹

興初除中舍兼侍講辭不允二年就職吕頤浩言

公屢詔偃蹇落我主祠五年除徽猷待制知永州

辭詔依差提舉太平觀尋除寶文直學士八年歿

於書堂正寢

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頴昌靳裁之甞聞程氏之學與公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益强識日明

登第時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辭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為第一將唱名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

𢭃宗親擢為第三

靖康初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上急名公入見

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

又奏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

淵聖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臣雖未識其面

然久聞其名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汙者惟胡某一人耳淵聖嗟異焉

何㮚建議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內遭變則宜重外乞分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為名各付一面為衛王室禦狂寇之計公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據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

跋扈號名不至又何以待之乎欲乞據見令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師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矣

樞密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名公辭因致書宰相吕頤浩曰夫嘉祐政事之大要本於愛民始於審謀成於果斷今朝廷欲理兵政以强國而官吏不知

恤民以養兵是欲稼之長而涸其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則與嘉祐愛民之意異矣至於衆謀紛紜而國是未定命令交錯而民聽未孚法制數更而下不知其所守其於嘉祐審謀能斷亦異矣

定計論曰撥亂興衰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功可就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

何及

設險論曰設險以得人為本保險以智計為先人勝險為上險勝人為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險而人謀未善爾今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槩不可易者也

正心論曰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

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養氣論曰用兵之勝負係軍旅之强弱軍旅之强弱係將帥之勇怯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耳蓋人主將將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孟子所謂約而孤偃所謂壯也壯則强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謂餒而孤偃所謂老也老則弱凡曲直者兵家制勝之先幾也陛下勇於為善益新厥德使

無有曲之可議則守為剛氣可塞乎兩間震為怒氣可以安天下矣

宏度論曰人主以天下為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絪緼而育萬物也陛下聖度虛明天心廣大固當不以私喜親近諛佞亦當不以私怒疎遠正直賞而必當是謂天命罰而必當是謂天討施諸一人而千萬人悅以畏矣

寬隱論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厲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强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望降詔申明凡被詔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强致之獨以威刑外施暴横之戎内拂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讒説殄行之臣則治道成矣

上謂曰聞卿與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之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克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

會除朱勝非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公奏沿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赴名時呂頤浩都督還朝欲傾右相秦檜指公為黨魁力引

勝非為助而據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名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其自為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宫觀

公登舟稍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衡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歲乃渡南江而休於衡嶽買地結廬名曰書堂為終焉計頽然當世之念矣

初荆公以字學訓經義自謂千聖一致之妙而於春秋不可偏旁點畫通也則詆以為斷爛朝報直廢棄之

不列於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為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矣公自壯年即有服膺之志甞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者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裒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葢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歴代

之史窮研玩味游咏沈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

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為為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人責之曰

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奕耶後不復奕為學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歎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為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行部過衡岳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罷官荆南僚舊餞行於渚宫呼樂戲以待而交代楊𪓟山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昃之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

妾請令出奉巵酒為壽公慼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阽隍豈吾徒為燕樂之日敢辭其人赧而止

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恬靜簡默寡於言動雖在宴閑獨處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合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為高見怠慢不度必嚬蹙曰流光可惜無為小人之歸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為常士子有

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為先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漸以敬為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與學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為唯諾以祈人之悅也

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絶嘗答韻川曽幾書云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

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其末了者為其不先窮理反以為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為始窮理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脩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

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捨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廣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為前塵為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為不相妨何哉

公於出處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名問出處之宜公曰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

可决之於人亦非人所能决也其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内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

游楊謝皆二程高弟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為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

忠獻公爲冠慕用鄉仰言必稱之

公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冲澹容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藹然可親近之意年寖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

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公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無一物足以嬰其心者

取舍一介必度於義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
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
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名即置家事
不問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
不在焉
上蔡曰聞公進道甚篤德業日美所到豈可涯涘真足
畏也更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南軒曰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於其

說其自得之奥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説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建寧祠記

晦庵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以後並朱子語

跋公與吕尚書帖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

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讀此帖使人凛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前後左右也嗚呼是數君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遺風餘列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

文定春秋傳却只以執轅濤塗一事爲罷小此大拘泥因言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昭王南廵不反二事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只此小不

供貢事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此亦是罷小之故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熹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个行夏之時四个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

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

胡說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廟渠說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位亦可攝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誥東坡道是名公失禮處想古時是這般大事必有個權宜如借吉例

胡春秋說得太深又曰大義正

他所說盡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

今皆見不得所以𡪇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謂不敢臆度了

胡謂春秋絶筆於獲麟爲志壹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

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文定然教他做經筵官又却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

胡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

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切但

胡春秋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胸中間架規模不草草也

問胡春秋止說歸忠孝處便為經疑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否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

人意當初本說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䕃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他經先須於論孟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胡傳家録議論極有力可以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

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

文定之學後來得之上蔡者為多

文定說較踈然較好五峯說密然有病

問文定與秦檜厚善之故曰秦嘗為密教翟公巽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為對云其人類文若又云無事不會後京城破金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秦抗論以為不可康侯益義其所為力言

於張德遠諸侯之前後秦自金而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天筵之名則秦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隱微一二有難處故以老病辭後來秦做出大跡脱則康侯已謝世矣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